出曜經/卷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出曜經卷第十九

姚秦涼州沙門竺佛念譯

華品第十九

　　孰能擇地，　　捨鑑取天，　　唯說法句，

　　如擇善華。

如來所以演此偈者，欲以生言致難，然無能致詰者。佛還自說，孰能擇地，捨鑑取天，唯說法句，如擇善華。佛以偈報曰：

「學者擇地，　　捨鑑取天，　　善說法句，

　　能採德華。」

學者擇地者，所謂向阿羅漢。云何名為地？所謂地者，愛種是也。學者執信擇選善地，除愛根本自致成道，是故說，學者擇地也。捨鑑取天者，學人修行，從此世間上至諸天，披求愛本永斷無餘，天龍鬼神八部將軍，其有愛者皆能除斷，是故說，捨鑑取天也。善說法句，能採德華者，句身味身分別義理一一剖判，以無礙智解諸縛著，猶如學人採致眾華以為鬘飾，賣既得價，觀者無厭，善說法句亦復如是，敷演玄微廣採眾妙，是故善說法句也。

　　斷林勿斷樹，　　林中多生懼，

　　斷林滅林名，　　無林謂比丘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與無央數眾說法，前後圍繞。時有一人，信心堅固，捨家妻子捐棄五親，出家學道求為沙門。爾時彼人在大眾中，心念宿舊五欲自娛，憶女顏貌如現目前，陰便動起；心懷慚愧，即詣靜處以刀斷之，血流溢出迷悶不自覺知。爾時世尊告大眾曰：「汝等觀此愚人，應獲而不獲，不斷而便斷之。夫欲斷者，當斷結使諸縛，何乃斷此形相？」由是如來頻說三偈：

「斷林勿斷樹，　　林中多生懼，　　未斷林頃，

增人縛著。　　斷林勿斷樹，　　林中多生懼，

心縛無解，　　如犢戀母。」

未斷林頃，增人縛著，未斷結使縛著諸想，心使流馳不能專一，是故說，未斷林頃，增人縛著也。心縛無解者，如苦行人常樂山藪，所以然者，皆由彼山得成道故，是故說，心縛無解。猶犢戀母者，猶如新生犢子，其心終不離母，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眾結未盡為狐疑所追逐，是故說，如犢戀母也。

當自斷戀，　　如秋池華，　　息跡受教，

佛說泥洹。

當自斷戀，如秋池華者，愛之染神病無端緒，猶如蓮華色鮮且好，其有見者莫不愛樂，及秋華萎，人心皆離不復貪樂，是故說，當自斷戀，如秋池華。息跡受教者，息跡者賢聖人，受正教誡初無差違，善法日增惡法日退。何以故？以佛說泥洹樂，泥洹中無苦惱眾患切身，是故說，佛說泥洹樂也。

如彼可意華，　　色好而無香，

工言華如是，　　無果不得報。

爾時世尊愍彼群生，欲演法教故說斯偈，夫說法人，上中下善義理深邃，言行自違不獲其報，是故世尊說不得其果。如來所以說此偈者，欲訓後弟子，欲令師教嚴切，現弟子

義承受教誡，或時弟子不堪教戒，是故說，如彼可意華，色好而無香，工言善如是，無果不得報也。

如彼可意華，　　色好而香潔，

工言善如是，　　必得其果報。

爾時世尊為諸人前，頻而說斯法，彼說法人聲響清徹言無忌難，為眾生說法上中下善，義味具足，淨修梵行義理深邃，智者分別，已行專正訓彼亦爾，皆順於法不違義理，世尊說具得果報，是故說，如彼可意華，色好形香潔，工言善如是，必得其果報也。

如蜂集華，　　不擾色香，　　但取味去，

仁入聚然。

爾時世尊，為分越比丘而說斯偈，彼與食人與處求觀，見前人善色惡色若好若醜，見彼容姿熟視不離，見彼不端正者目不視之，聞彼香者以鼻嗅之，見彼穢者背而捨之，憶彼善色善香，還至房中晝夜思想。爾時世尊觀見比丘心各如是，佛告比丘：「汝等何不如蜂採華？但取味去不擾色香。汝比丘！善香惡香善色惡色若好若醜，何所加益？大家小家饒財貧賤，汝等如心便負彼人。如仁所行，何不如是行？」是故說，如蜂集華，不擾色香，但取味去，仁入聚然也。多作寶華，結步瑤琦者，如彼工巧華鬘弟子，多集眾華作華鬘，價以自存活。諸比丘見彼所行，便自造未曾有鬘，世尊說：「各造華鬘，汝等如是。正是行時，造無數行乃得人身，何不作福德而自修習布施思惟教誡，精進修戒持淨梵行？」是故說，多作寶華，結步瑤琦，廣積德者，所生轉好也。

愚誦千章，　　不解一句，　　智解一句，

即解百義。

愚誦千章，不解一句者，愚者無智無行無見無眼不修聞，但有淺智麤智，貪食彼千句不解一句，是故說，愚誦千章，不解一句也。智解一句，即解百義者，智者有眼有見能細思惟，彼一義圍遶義如此，法應爾不應爾，是故說，智解一句，即解百義也。

猶如雨時華，　　萌芽始欲敷，

婬怒癡如是，　　比丘得解脫。

猶如雨時華，萌芽始欲生者，猶如雨時天華得敷開亦不減，華葉墮落芽生益好，是故說，猶如雨時華，萌芽始欲敷。婬怒癡如是，比丘得解脫者，「汝等比丘，不畏王故作道人，不畏賊故作道人，不畏責故作道人，不畏病故作道人，不畏役故作道人。汝等所以作道人者，患厭世苦作道人，欲離生老病死故作道人，為爾不？」比丘答曰：「如是，世尊！」「汝等何不思惟去婬怒癡？遠離結使不與從事，當吐當除當滅當獲。何等當獲二業？自為己、為他人。自為己者，以善熏身，為他人者，若受人信施，衣被飯食床敷臥具病瘦醫藥，則無有損。」是故說，婬怒癡如是，比丘得解脫也。

如作田溝，　　近于大道，　　中生蓮華，

香潔可意。

如作田溝，近于大道者，所謂田溝者，不淨穢惡盡順其中，人見患之不肯親近，行則避之目不欲視，是故說，如作田溝，近于大道也。中生蓮華，香潔可意者，色成就香成就，人見歡喜當作是意，不問其地但觀其華。「云何於此處乃生極妙華？甚為奇特世之希有。」是故說，中生蓮華，香潔可意也。

有生死然，　　凡夫處邊，　　慧者樂出，

為佛弟子。

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世尊一日一夜六時觀察，頗有眾生應從佛度，反更墜他凡夫地，則於佛法有大闕減。以天眼見舍衛城裏，有一旃陀羅兒。客除糞以自存命。爾時世尊，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，以次漸漸至彼旃陀羅家。時客除糞者，遙見世尊來，內懷慚恥，即避世尊更詣餘巷，如來忽然復往逆之。其人自念：「吾擔糞穢臭惡不淨，今日何由得覲世尊？」復欲避走，詣一澤地，索斷瓶破穢污淨地，恐地主瞋意欲馳走。佛遙喚曰：「吾今故為汝來，復欲何趣？」其人報曰：「身體穢污，不敢親近尊顏，是故欲避之耳。尊今當知，早喪父母，五親凋落無有妻息，孤窮單立，客除糞以自存活。不審世尊何所教誡？乃能慈愍與罪人共語。」爾時世尊告曰：「汝隨我來，欲度

卿為沙門。」其人白佛言：「云何世尊！地獄餓鬼畜生亦得為道乎？」爾時世尊告彼人曰：「吾今永世以來修無數行求成佛道，正為罪苦人耳。」爾時世尊即以神力，手執其人上昇虛空，往至恒水側沐浴彼人身體香潔，復以神力接至祇洹精舍，勅諸比丘：「將此人度為沙門。」受教即度為沙門。其人已得為道，內自思惟：「吾出寒賤，幸有微福得染道味，今不自求求於道者，後墮凡細復劇於今。」即自勸勵精勤日新，未經旬日便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六通清徹涌沒自由，即詣一大方石，當中央坐補納故衣。

爾時王波斯匿，聞佛度旃陀羅兒客除糞者，王自思惟：「佛出釋種豪族姓家，左右弟子皆出四姓，長者種婆羅門種剎利種，來入宮室受人供養信施，五體投地接足而禮；今聞如來度旃陀羅種，我等云何屈伏禮敬？吾今當往責數如來。」王自嚴駕出詣如來所，未到之頃，見一比丘坐大方石補納故衣，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禮覲。王直前語比丘曰：「今煩比丘往白世尊：『王波斯匿在外，欲覲世尊。』」比丘聞已即沒入石中，從如來精舍地中出，前白佛言：「王波斯匿在外欲見世尊。」佛告比丘：「汝今還從此地入，從彼石出，告王曰：『宜知是時。』」即如佛教，從石涌出告語王曰：「如來有教，大王宜知是時。」波斯匿王復作是念：「我今所以來者，欲問彼除糞人，今且捨置，先問此比丘云何得入是剛鞕石裏涌沒自由？亦當問此比丘為是何人？」爾時波斯匿王，即除王飾前至佛所，頭面禮足在一面坐，須臾退坐前白佛言：「向者比丘為名何等？乃能有此神力，石裏往反無有罣礙。」佛告王曰：「此是客除糞人，今有神力如是。」爾時世尊以此因緣便說二偈：「猶如穢污惡地田溝深坑，生香潔蓮華。云何大王！有目之士當取此華不乎？」王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華極香潔當取莊飾，穢污當觀如母胎，於彼胎中生功德華。」時波斯匿王叉手合掌前白佛言：「唯然世尊！彼人快得善利，蒙聖垂教得在道次，既得為道，神足變化不可思議。自今以始，終身請此比丘供養，四事不闕。」是故說，慧者樂出家，為佛弟子。

如有採華，　　專意不散，　　村睡水漂，

為死所牽。

如有採華，專意不散者，昔有眾多人在野採華，採擇妙者競取好者，是故說，如有採花，專意不散也。村睡水漂，為死所牽者，時彼人民採華疲倦歸家睡眠，客水暴溢盡漂殺之，是故說，村睡水漂，為死所牽也。

如有採華，　專意不散，　欲意無厭，

為窮所困。

如有採華，專意不散者，是時人民採致妙華，競取好者奔趣東西，要獲妙香以用歡慶，是故說，如有採華，專意不散也。欲意無厭，為窮所困者，所以採取華者，欲以五欲自娛快自縱恣，莫知來變不觀未然，來變進趣死日逼至乃知為困，是故說，欲意無厭，為窮所困也。

如有採華，　專意不散，　未獲財業，

為窮所困。

如有採華，專意不散者，是時人民窮儉多乏，採華往賣用自存濟，是故說，如有採華，專意不散也。未獲財業，為窮所困者，其人慇懃所在求財，不稱其願不充悕望，便為窮所逼，捨此形當更受身，皆由無慮故捨形受形，是故說，未獲財業，為窮所困也。

觀身如坏，　幻法野馬，　斷魔華敷，

不覩死王。

觀身如坏者，猶彼坏器危脆不牢必當敗壞，為磨滅法不可恃怙悉當歸盡，漸漸積聚乃成堆阜。此四大身亦復如是，不可恃怙皆當歸盡，為磨滅法，如是不久當捐棄塚間，是故說，觀身如坏也。幻法野馬者，猶如野馬光焰熾明幻人眼目，人欲往就尋究不知所在，徒自疲勞無所剋獲。解知諸法皆悉如是，無強無牢不可恃怙，是故說，幻法野馬也。斷魔華敷者，所謂魔者稱為自在天子，彼所著結髮，以見諦思惟道往斷，斷已斷當斷，剝已剝當剝，打已打當打，是故說，斷魔華敷也。不覩死王者，見諦思惟道所應斷結已盡無餘，不復進趣向於自在天子，亦復不為天所牽連，是故說，不覩死王也。

此身如沫，　幻法自然，　斷魔華敷，

不覩死王。

此身如沫者，猶如聚沫不得久停不可恃怙，捉便消滅不可護持，此四大身亦復如是，無力無強亦無堅固，是故說，是身如沫也。幻法自然者，猶如幻化之物誑惑他人，非真非實，愚人染著謂為己，有智者觀察無一可貪，是故說，幻法自然。斷魔華敷者，見諦思惟所斷結使永盡無餘，更不適彼言而親近之，是故說，斷魔華敷也。不見死王者，見諦思惟結已盡，獨王三千，存亡自由，更不為自在天子所拘錄，是故說，不見死王也。解身與貪，一而不異，學能捨牢有，如選憂曇鉢，比丘度彼此，如蛇脫故皮。學能捨牢有者，有中牢者何者是？可謂五欲是。心意染著不能捨離，令此眾生興意染著，流轉五道周而復始，一形毀壞復受一形。世間復有何者牢？所謂五盛陰身是。復使眾生類終日翫習不能去離，然彼學人執意牢固。能捨此牢有者，可謂賢聖，能捨五盛陰身及五欲者，是謂應賢聖行，是故說，學能捨牢有也。如選憂曇鉢者，善別之人選擇妙華求憂曇鉢，形神疲勞不能剋獲，意便疲厭即捨而去，是故說，如選憂鉢也。比丘度彼此者，所謂比丘者，破諸結使毀辱形體，著衣持鉢行乞度人。度彼此者，謂內外六情，內六入外六塵，是故說，比丘度彼此也。如蛇脫故皮者，賢聖人，三有牢者，為賢聖之道也，聖人能捨賢聖道，入無為泥洹城，是故說，如蛇脫故皮也。

出曜經馬喻品第二十

如馬調軟，　隨意所如，　信戒精進，

定法要具，　忍和意定，　是斷諸苦。

如馬調軟，隨意所如者，如有善調馬之士以策御馬，隨意所如不失本徹，馬性剛直復恐鞭捶，恒自將護以慮為失，是故說，如馬調軟，隨意所如也。信戒精進，定法要具者，比丘執行亦如彼馬，內恒思惟恐有過失，復恐諸梵行人來見呵責，信心向佛法僧，精進牢固不可沮壞，意常入定，分別諸法亦不漏失，是故說，信戒精進，定法要具也。忍和意定者，學人進行調御諸根不令放逸，於諸根門悉得自在忍力具足，若人毀譽稱譏苦樂，不興恚心亦無是非，是故說，忍和意定也。是斷諸苦者，有中有餘無餘盡能斷入泥洹中，是故說，是斷諸苦。

從是住定，　如馬調御，　斷恚無漏，

是受天樂。

從是住定者，彼習定人收攝諸根，執意不亂心無他念，心所念法亦不流馳，是故說，從是住定也。如馬調御者，如彼調馬人，見彼惡馬[怡-台+龍]悢不調，著之羈靽加復策捶然後乃調，隨意所如無有疑滯，是故說，如馬調御也。斷恚無漏者，諸恚已盡無復諸漏，更不受當來有、後不復生，是故說，斷恚無漏也。是受天樂者，諸天晝夜衛護羅漢說功德，捨天重位來至人間，稱譽賢聖功德，展轉遠布無不聞者，是故說，是受天樂也。

不恣在放恣，　　於眠多覺寤，

如羸馬比良，　　棄惡乃為賢。

不恣在放恣，於眠多覺悟者，如彼修行人心無放逸，歎說不放逸之德，樂於閑靜不處憒亂，見放逸者勸使除貪。夫放逸人不獲善本多失財貨，於眠多覺悟，憶佛契經如來所說：「若人睡眠多有所損，應成之物反更壞敗，不應成物反更成立，皆由睡眠而有此變。」是故說，不恣在放恣，於眠多覺悟也。如羸馬比良，棄惡乃為賢者，猶如兩馬同趣一向，一馬肥良走速，一者羸劣走不及伴，然彼羸者先得正道垂欲究竟，後良馬以進超過於劣馬。此眾生類亦復如是，有利根人貪著睡眠不肯修學，有鈍根人意勤修學不著放逸，是故說，如羸馬比良，棄惡乃為賢。

慚愧之人，　　智慧成就，　　是易誘進，

如策良馬。

慚愧之人，智慧成就者，如人習行恥不及眾，得一望一轉欲前進，於行闕一者便自羞恥，「吾宿有何緣習行而不果獲？」煩惋自責如喪二親，意常欲離惡不善法。是故說，慚愧之人，智慧成就也。是易誘進，如策良馬者，盡能滅一切諸惡，永拔根原無復塵翳，如斯之人易進為道，是故說，是易誘進。良馬者，彼御馬人調御惡馬能令調良，豫知人意之所趣向，是故說，如策良馬。

譬馬調正，　　可中王乘，　　調為人尊，

乃受成信。

譬馬調正者，如彼王厩有三種馬，一者上二者中三者下，餧食養育盡無差別，上馬者王

數觀視，中馬者遣人看視，下馬者遣奴看視。是故說，譬馬調正也。可中王乘者，金銀挍具種種纓絡，乘有所至行步安庠，如王所念終不違錯，是故說，可中王乘也。調為人尊者，處眾人中為尊為上無有過者，最為第一無以為喻亦無儔匹，是故說，調為人尊也。乃受成信者，聞彼譏謗不懷憂慼，逆愍其人後當受殃，己終不瞋亦無恚怒，不生惡心向於前人，是故說，乃受誠信也。

雖為常調，　　如彼新馳，　　亦最善象，

不如自調。

雖為常調者，猶如調馬人少來知馬進趣，良善駑鈍悉皆了知，某者易調、某者難調，某者性急、某者性緩，能別此者乃謂善察，是故說，雖為常調也。如彼新馳者，復知惡馬不可調御，方始教習乘走東西，未經旬日復得調良，若志固不可調者，即付外人馱薪負草，是故說，如彼新馳也。亦最善象者，最善象者意伏心調，身體麤澁獸中最大，為人所愛觀者無厭，是故說，亦最善象也。不如自調者，人能自調御除非去邪，為諸天世人、諸佛世尊、神通得道者所見敬，是故說，不如自調也。

彼不能乘，　　人所不至，　　唯自調者，

乃到調方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能乘此乘至無畏境，亦復不能乘此乘至安隱處，復不能乘此至無災患處，是故說，彼不能乘也。唯自調者，乃到調方者，人能自調御，識神速到安隱處，不調者能使調，不正者能使正，永處無為，不復經歷憂悲喜怒，是故說，唯自調者，乃到調方。

彼不能乘，　　人所不至，　　唯自調者，

滅一切惡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能乘此乘去離地獄餓鬼畜生，亦復不能超越八難，是故說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調者，滅一切惡者，人能自調眾善普會，於諸結使最得自在，盡能滅地獄餓鬼畜生蹤跡，是故說，唯自調者，滅一切惡。

彼不能乘，　　人所不至，　　唯自調者，

脫一切苦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乘此乘不能盡苦原本從此岸至彼岸。何以故？乘者非至竟乘、非第一義乘。是故說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調者，脫一切苦，永盡於苦無復生死，是故說，唯自調者，脫一切苦也。

彼不能乘，　　人所不至，　　唯自調者，

得至泥洹。

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者，不知蹤跡，況當知泥洹有可見耶？此事不然，是故說，彼不能乘，人所不至也。唯自調者，得至泥洹，解知泥洹亦自虛寂，專意一向無他異念，是故說，唯自調者，得至泥洹。

常自調御，　　如止奔馬，　　自能防制，

念度苦原。

常自調御者，念自調御去惡即善，如契經說，佛告呪那曰：「自不調御意不專一故，調御餘者，此事不然，欲得調人，先當自調。」是故說，常自調御也。如止奔馬者，如彼調馬人，調和奔逸馬避危就安，是故說，如止奔馬也。自能防制，念度苦原者，眾行已具便不履苦越過苦表。何者苦表？滅盡泥洹是，彼無復眾苦熱惱，是故說，自念防制，念度苦原也。

自為自衛護，　　自歸求自度，

是故躬自慎，　　如商賈良馬。

昔佛在羅閱城竹園迦蘭陀所。爾時耆域藥王請佛及比丘僧，又除般特一人。所以然者，以彼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。爾時如來及比丘僧，往到彼家各次第坐，耆域即起

行清淨水，如來不受清淨水，耆域白佛言：「不審如來以何因緣不受水？」佛告耆域：「今此眾中無有般特比丘，是故不受水耳。」耆域白佛：「此般特四月之中不能誦掃箒名得，行道放牛牧羊人，皆誦得此偈。何故請此人？」佛告耆域：「汝不請般特者，吾不受清淨水。」時耆域承佛教誡，即遣人往喚般特。佛告賢者阿難：「汝授鉢與般特。」佛復告般特：「莫起于坐，遙授鉢盂著如來手中。」爾時耆域見神力如是，乃自悔責：「咄我大誤，毀辱賢聖，今日乃知不可犯其口言。」即生恭敬心向般特比丘，乃不慇懃於五百人許。爾時世尊廣說曩昔因緣：「過去久遠無數世時，爾時耆域身躬為馬將，販賣轉易。時，驅千疋馬往詣他國，中路有一馬產駒，其主即以駒與人，驅馬進路。尋進他國與國王相見，王問馬將：『吾今觀此千疋馬，是凡常馬，然其中有一馬，悲鳴聲不與常馬同，此馬必生駃駒，其駒設長大者，價與此千疋馬等。若我得此駒者諸馬盡買，不得駒者吾不買馬。』馬將報曰：『自涉路已來，不憶馬產駒。』王告彼人：『吾誦馬相，聞馬母聲必知其駒好惡。』馬將追憶退還自念：『近於道路此馬母如產駃駒，即與中路主人。』其駒未經旬日便作人語，語其主曰：『若使馬將來索我者，得五百疋馬持我身與，不得五百疋馬莫持與之。』數日之中馬將自至，近留馬駒以相付託：『君有養活勞苦，今以一疋好馬贖之，願見相還。』其人答曰：『吾本不強從君索駒，自君去後勤苦養活，若今以五百疋馬贖，爾乃相還。』即如其言以五百疋馬贖，乃得本駒。」佛告耆域：「汝昔先薄賤馬駒用持乞人，後以五百疋馬贖取，先賤而後貴。今亦如是，請五百比丘，留般特一人，今反貴重般特，薄賤五百人。斯緣久矣，非適今日。」是故說，如商賈良馬也(馬喻品第二十竟)。

出曜經卷第十九